

爱的精神

——《安提戈涅》和《玩偶之家》的比较

杨灿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言系,北京 100083)

【摘要】本文将对两部戏剧在写作背景、取材内容、题材意义和人物描写等方面进行对比,着重比较两部戏剧中安提戈涅和娜拉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相同点和差异:她们都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英雄,虽然她们反抗的方式、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不同,但是她们的反抗性格都体现了“女性准则”中“爱的原则和精神”。

【关键词】安提戈涅;娜拉;女性准则;爱的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8)01-0045-03

引言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42年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该剧在剧情上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但却是最早写就的。黑格尔认为它是最完美的戏剧之一。《玩偶之家》则是挪威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在1879年写的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社会问题剧。这两部戏剧不仅在写作背景、取材内容上大相径庭,在题材意义、人物描写等方面也风格迥异,但是这两部戏剧的两位女主人公却有着惊异的相似点:她们都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英雄。虽然她们反抗的方式,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不同,但是她们的反抗性格都体现了“爱的精神”。

一 取材和背景

《安提戈涅》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而成的。剧中描写的安提戈涅是忒拜城前国王俄狄浦斯之女。其兄波吕涅克斯被弟弟驱逐出境,就从别国借兵回来攻打忒拜、争夺王位。两兄弟互相残杀而死。新国王克瑞翁把波吕涅克斯视为城邦的敌人,禁止任何人埋葬他,违者将被处死。安提戈涅遵从安葬亲人的天条神律,毅然为波吕涅克斯举行了葬礼。克瑞翁不听儿子海蒙的劝告与求情,宣判了未来儿媳安提戈涅的死刑,把她关进石窟。安提戈涅被活活封在地下墓室里,最后自缢身亡。海蒙和他母亲也相继自杀身亡。

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安提戈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模仿,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模仿。悲剧的媒介是语言,模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和恐

惧,从而使人们得到感情的净化。《安提戈涅》正是符合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经典的悲剧。通过对剧中人物不幸的命运的描述,使观众了解到招致悲剧命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恶习,坏的品德等因素,而是骄傲,刚愎自用等人性的弱点。观众在对高贵的人物遭受不幸的命运产生怜悯的同时,更多的是唤起心中的恐惧,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弱点,都可能遭受同样不幸的命运。

而《玩偶之家》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在文类上并不属于悲剧,属于标准的正剧。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天真美丽的少妇,实际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她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不惜忍辱负重,假冒父亲的签名瞒着丈夫向他银行的职员科洛科斯泰借了一笔债。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做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幸而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出面说服昔日的情人科洛科斯泰让他和平了结此事。但这一变故使娜拉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勇敢的走出家庭,寻找独立、理想的生活。

十九世纪末正是浪漫主义风靡的时代,当时剧坛上盛行的是巧凑情节的“佳构剧”,即通过误会,谋杀,决斗等虚构的表面戏剧冲突吸引观众的注意的戏剧。而易卜生创作的一系列以《玩偶之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打破了这一趋势,开创了戏剧史的新局面,对现代戏剧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易卜生也因此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所

谓的问题剧就是只提出问题,而不回答问题。《玩偶之家》并不像《安提戈涅》一样有明确的教育或者净化等意义,而是留下许多的问号,等待人们去思索探寻。因此,对《玩偶之家》的解读也具有多重性,不仅是剧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带来了许多疑问和争论,娜拉最终的出走也留下了无尽的悬念,等待所有人去分析,去猜测,去解答。

二 题材和意义

从题材意义上来说,《玩偶之家》不论是在当时或者现在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多年来在全世界各地的重演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它描写的是凡人的生活 and 语言,关心的是现代人的现实问题,强调的是对真实生活和人性的描写,比如夫妻关系,妇女地位,法律与人情,道德和伦理等等。而《安提戈涅》常常被认为是带有宗教意义的悲剧,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他的主人公都是出身高贵的人物,这与希腊悲剧的题材都是取自于神话传说有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人物必须“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作为悲剧主人公的神抵或王公贵族们,身份地位比普通人高,但是心理或命运与普通人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只有这样才能与观众的内心世界连接起来,引起怜悯和恐惧,从而达到宗教上的教化目的。在古希腊,也有描写凡人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就是喜剧的前身:滑稽剧。这种戏剧被认为是取乐于人的低级表演。

事实上,不管是《玩偶之家》还是《安提戈涅》都是写人,都是以人为中心,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虽然索福克勒斯笃信命运和神,但他写作的视角更加注重人。他特别看重的是人,人性,人情和人本身的命运。正如《安提戈涅》中表现的那样:悲剧人物的命运不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富于斗争的人的手中。安提戈涅就是一个富有抗争精神的人物,虽然她知道抗争的结果很可能是死亡,但为了维护爱的美德和自己的尊严,不惜尽最大的努力,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体精神。易卜生的戏剧也是围绕人来写的。在他的戏剧中,他最关心的是人的个性。在《玩偶之家》里,每个人的个性都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不仅仅是娜拉和赫尔茂,即使是阮克医生,林丹太太和科洛科斯泰这些次要人物也都是个性鲜明的。假如把剧中的每个角色单独拿出来写一本书或者编一个戏剧,他们的故事也同样引人注目。

三 安提戈涅和娜拉

《安提戈涅》和《玩偶之家》这两部戏剧最大的相同点在于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不管是安提戈

涅还是娜拉,她们都是以反抗的女英雄的形象出现,都是以个体的血肉之躯与强大冷酷的国家法律和社会结构相抗衡。正如易卜生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存在两种精神法则和两种道德规范——一种属于男人,一种属于女人。男女之间缺乏理解。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女人却受到男人法则的制约,好像她们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似的。”在现实社会中,国家法律和社会结构往往象征着男人的精神准则。社会是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男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女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往往只能遵从男性准则的约束。正如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所说的那样,“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在父权制社会里女人的地位意味着服从和顺从。所以,女人被要求遵守男性定下的法则和秩序,并按照男性的思考方式来看待问题,一旦反抗就很可能意味着毁灭。

可是,安提戈涅反抗了,娜拉也反抗了。她们反抗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在男性准则的约束下迷茫了,困惑了,最终不愿意继续沉默屈服下去。她们所做的一切反抗都是源自她们与生俱来的女性准则,那就是天赋的正义感,道德心,责任感和爱心。就像安提戈涅自己说的那样,“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爱”正是女性准则的根本。安提戈涅因为对父亲的爱陪他到处流浪;因为对两个哥哥的爱回到城邦,希望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又因为对未能下葬的兄弟的爱,明知道破坏城邦的禁律会招来杀身之祸,也要冒死让兄弟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甚至认为即使是生前互相为敌的两个兄弟在冥界也会因为兄弟之爱和好如初。“爱”贯穿了安提戈涅的所有行为。而且她还认为“爱”的律法高于凡人(即掌管法律的男性)制定的法令。“爱”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所以一个凡人下的命令根本不能废除天神制定的,也就是说依照男性准则的法律根本不能废除依照女性准则的永恒的爱律法。

同样,娜拉也是“爱”的化身。她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家庭,为了维护丈夫的名誉和生命默默地辛苦工作来还债,也不在乎丈夫误会她是个“爱花钱的小鸟”。她爱她的孩子,她和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充满了温柔的母爱。她也爱她的父亲,为了不让垂危的父亲增加一丝烦恼,她宁愿伪造签名。而在这个男性法则的社会里,她的爱竟然成了错

误。所以她十分得困惑不解,“难道搭救丈夫的性命能说是鲁莽吗”。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爱父亲,爱丈夫,爱孩子的天然感情,在冷酷的国家法律面前居然是犯罪。当她最终看到了丈夫自私地顾全自己,把她的满腔的爱鄙视地丢弃时,她勇敢地从权威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她终于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必须“教育”自己。这里的“教育”不再是她的父亲或丈夫告诉她应该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做,而是她自己按照女性天赋的本性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

虽然安提戈涅和娜拉都是反抗的女英雄,但是两位女主人公维护以“爱”为中心的女性准则的英雄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同的。正如两部戏剧的剧情发展之间的差异一样,《安提戈涅》一开始就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并贯彻全剧;而《玩偶之家》却是以恬静祥和的圣诞夜为背景慢慢展开,逐渐走向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破裂。

黑格尔认为古代悲剧人物性格具有雕塑风味。在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可敬的人格力量,刚毅,严峻,坚定,光明,都是正视现实,比较理智的人物。人物一出场就定了性,内部没有巨大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命运,经历和作为,形成了各自的独特的性格。在剧中,安提戈涅很显然是男性法则的强烈反抗者。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可敬又可爱的力量,坚毅而光明,至死拥护“爱的精神”。她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是激烈的,倔强的,带着视死如归的精神,仿佛一个殉道者。她一听到禁葬的命令,片刻没有犹豫就决定即使违反城邦法律丢掉性

命也一定要把哥哥安葬。被守兵捉住后,面对克瑞翁的质问,她勇敢地承认自己所做的事,丝毫不否认。安提戈涅的死是悲壮的,然而她觉得这样的牺牲十分的荣耀,因为她“生前和死时都与天神同命,那也是莫大的光荣”。而娜拉的觉醒和反抗却是逐渐完成的。最初娜拉是男权社会下的“天使”形象,她对丈夫和父亲为代表的男性权威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在经历了一场危机后,她“在是非问题上无所适从,在一方面的天然情感和另一方面对于权威的信任面前,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在惊惶失措的同时,她一直在“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丈夫能明了解她的良苦用心,也同样用爱来保护她回报她。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她的丈夫并没有象他表白的那样,“拼了命,牺牲一切去救你”,相反,娜拉听到的是“你把我一生幸福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的怒吼。直到这时,娜拉才彻底地醒悟过来。安提戈涅虽然失去了生命,却得到了同情和赞誉,这是对她的行为的一种理解和赞同。而娜拉虽然勇敢地走了出去,却要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玩偶之家”——社会。

结语

《安提戈涅》和《玩偶之家》是两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完成的具有不同意义的伟大戏剧。但是它们塑造了安提戈涅和娜拉两位十分相似的女英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娜拉是就是现代的安提戈涅。虽然她们所处的背景环境大不相同,反抗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她们都是女性准则中正义,爱 and 责任的化身。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0.
- [2]宋宝珍:世界艺术史·戏剧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23.
-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45,380.
- [4]易卜生.现代悲剧笔记.源自<http://www.norway.org.cn/ibsen>.
- [5]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82~83,92,90,100.
- [6]易卜生.玩偶之家[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4,81.

The Spirit of Lov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ntigone and A Doll House

YANG Can-c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BUAA,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ntigon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ncient tragedies of Sophocles, while A Doll House is a modern drama talking about realistic social problems. This essay will provide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Antigone and A Doll House from perspectives of background, subject matter,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s with an emphasis on comparing

Chen Jiru's Cultural Personality Seen in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LI Fang, LI Xiu-qing, XU Jia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an 615022)

Abstract: There is a clear and outstanding 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Chen Jiru.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which spread most widely among folks and had a larger influence, reflects representatively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The essence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one's self-value and life meaning. The self-affirmation of one own characters, the worship for real love and the flexible living art form the main content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Chen Jiru; Cultural Personality; Self-value; Life Mean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7页)

the two heroin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th Antigone and Nora are revolting characters fighting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y. Although the styl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ir fighting are different, their revolting character reveals "principles and spirits of love" in "feminine rules"

Key words: Antigone; Nora; feminine rules; Spirit of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51页)

enough because of relatively narrow scope, the scarce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compared with Han literature research whether at the macro (as a holistic concept) and micro (specific authors and works) aspects. Therefore ethnic literature is a weak link in the area of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and needs a further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give it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coherent, and logical research to grasp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Post-liberation; Commentary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张俊之)